

有感

爱与苦难的博弈

□李泱(宁夏银川)

随着阅历渐增,宏大叙事中的某些词汇开始变得具象,它们不再如年少时单薄晦涩,而是逐渐行进成一支颇具规模的部队,掷地有声地代表着行经路上的确然,填充掠过的未知,按图索骥继续奔赴梦想的目的地,苦难,则是其中无法轻描淡写的脚注,它或是人生的底色,或是际遇的转折,甚至命运的终结。

《隋唐演义》中的秦叔宝,《基督山伯爵》中的爱德蒙·唐泰斯,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中的克里斯朵夫,古今中外的作者试图通过文学作品向人们传达苦难之于人生的必需,要让人们晓得生活原本就建立在痛苦之上。在那些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中,人们看到苦难的不可避免,但除了煎熬,还可以选择从中收获更多的东西,甚至让它变成你自身的一部分。人类从来不是靠着一种勇敢无畏的英雄主义活下来的,让我们跨越人生难关的往往是面对破碎时本能的补救动作,是陷入劫难时想尽办法试图攀援而上的求生意图,真实的人类并不无敌,只是能在看似最无望的情境下找寻脱困的可能。

前段时间,漓江文学奖获得者刘楚昕的获奖感言破圈,言语间数度噙泪哽咽,从初始的故作轻松,到后面的真情流露,他晓得今天自己的大日子,但来时路中最忠实的陪伴者已逝去。故事解构很传统,传统到失真——一个

关于默默支持其文学创作事业的已故女友的纯美爱情故事,行至山巅却孑然一身。他并不惧怕众人嘲讽其作秀,他怕只有人知道他,而没有人知道她。他告诉世人,苦难虽无法避免,痛苦也不可消除,但其中还有无法被扼杀的爱。作家说用《泥潭》作为小说的题目,契合了创作路途的心境,无数个日夜,他用文字触碰人心细碎繁复的角落,反复揣摩,就像用刀尖反复戳过伤口,再现疼痛。文本初成,并大放异彩,他晓得这是女友遗愿的完成,是深刻的荣光,也是不能愈合的悲伤。

回首行经的路,翻阅手边的史料,我们看到他并不孤单,人们之所以会从这段真挚的发言中得到情感释放,是因为每个人的“山丘”都高度个人化,但都有过“无人等候”的感触,选择的艰难,时代的巨浪,一个个转身中,没有人留在原地。在这场零和博弈中,没有什么决定能真切经得起时间考验,在伤害与被伤害中,人们逐渐放弃了关于自身特殊性的幻想,与其在叹息中苍老,不如坚强走下去。

记得在一次交流分享中,我希望人们能多去读书,最好是关于个人传记类的佳作,这样便能知道,所谓的那些痛苦,还有其他人来过这里,在那片黑暗之中,有上千万人与你同行,犹如看到壁画陶俑上跨越千年的指纹,看到

他们的嘲笑与宽慰,嘲笑人类议题的停滞陈旧,宽慰其实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办法。

刘楚昕说他曾给女友画饼,等功成名就了给她买化妆品和衣服,镜头在这里移动到余华给了特写,余华笑得合不拢嘴。我想,刘楚昕这次意外走红,这次在公共记录里留下她的印记,和那句关于苦难与传奇的阐释,都是他给她买的“化妆品”,生动的笔触和细节的填充,一个如AI般真切地浮现在每个人的眼前,他没有食言,而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在向她道别,他告诉汲汲营营的人们一个真理:爱永远是人类穿越迷茫和黑暗的力量。



静开。李振文 摄

广记

离别一课

□张兴祥(宁夏银川)

毕业季。晚上七点半的课,因为要拍一下合影,就约定和孩子们晚上七点在民勤楼前见。我蹬着自行车赶到学校,不觉已汗湿后背。我疑心这不单是因为天热。

远远就见班上的女生正三三两两地朝集合地聚拢。照面后,“辣妹子”龙梁梅跟我说,她们一道儿上还在聊我。我说怕是没啥好话,无怪乎我耳朵也热。孩子们嬉笑着,梁梅故作愠色。

人到齐后,杨林掌镜。作为班上不多的几位宁夏籍学生,他在课堂上的表现好像比较腼腆。一次课堂讨论之后,我才记住了他的名字,知道他来自固原。其他那几个孩子貌似也有点儿这样,遇见我时,大多浅笑,问好的声音很低。

“女汉子”一些的当属汪纯,也因此平日里遭我“捉弄”最多。她待我真蛮热心的,会大辣辣地关照我“吃了没有?”,“今天是不又去转小树林了?”学期中间,她还体贴地为我预留了校园戏剧节的好位置。她很信任我,甚至还让我给她“发布个‘征婚启事’”,在大家的哄笑中,她又修正为“‘征男友启事’也行。”我就以这样的一则文坛轶事作了回应:1991年5月的一天,铁凝冒雨去探看一位90岁的老人。“你有男朋友了吗?”老人问铁凝。“还没找呢。”她答。“你不要找,你要等。”老人悠悠如是说。这位老人的名字,叫冰心。

进了班里,汗才渐干。不扯闲篇,直奔课程最后的一个章节——宝岛台湾的文学。说起了李敖凭纸笔启民智的作为;心有戚戚于白先勇的“希望将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转变成文字”;吟诵着余光中的“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”;直至此节终了,我请孩子背诵郑愁予“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/我不是归人,是个过客……”

我自觉,这堂课讲得并不算好,脑子里终究还是有了“离别”这念头的干扰。索性在课后,我又破例拖了半个钟点的堂,仍是“迂腐”地劝大家多读些纸质书了。“最美的年纪,读最好的书”,难道这不是上大学的意义吗?不太搞得懂孩子们到底是怎么想的,但我的确是不大愿意“人之将走,其言也善”地就只是给予他们一点廉价的肯定或是鼓舞。我最想说的,还是“读书,读书,读书!”

孩子们私下给我的“赠言”,远比课堂上当面讲给我的要热烈,有些话显然是过重的称誉,某某我知道自个儿几斤几两就得了。我对全班鞠躬致谢,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。无以为报,清清疲惫的喉咙,献歌一首,就此别过。江湖不远,有缘再见。

在这个名为“教室”的地方,春至秋临,爱是唯一的指引。让我们用爱的声音,一呼百应!

时光

当时只道是寻常

□李瑞宏(宁夏银川)

往年端午节,我们一家人兵分两路。爱人老杨去老家陪婆婆,我和孩子一路,也回老家看望母亲。孩子是母亲一手带大的,过节前一天就抓紧写完作业,盼着能早点回去见老家奶奶。

出发前,母亲就会来电话,问大概几点到家,都做了些啥好吃的,等我们到了就立马开饭。我和孩子一路上讨论的话题也是母亲做的饭菜,我们一起回忆端午节美食,一致认为母亲做的红枣蒸糕,爆炒羊羔肉、羊杂碎,还有凉拌苦苦菜是端午节的招牌菜。也会谈起,端午节一家人聚在一起时琐碎的小事。

这些都已经成为往事记忆,当时只知道是寻常日子,寻常到自然而然,理所应当。寻常到从来没有想过,人世无常,这些美好的日子,会随时间流逝而改变甚

至消失。

昨天下班,小区地库里的车位空了一大半,看到了往后后备箱放行李的老邻居,笑呵呵地打招呼:“今年不回老家吗,我怕明天挤,不省钱了,我连夜回老家。”我说:“明天吧。”说完鼻子一酸,今年端午,没人会打电话问我几点出发,几点到,到了开饭。我们一家都将无处可去,两位母亲都已不在人世了,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昨天下午,老家的弟弟妹妹托亲戚给我们捎来了剥好的羊羔肉,还有我们爱吃的羊杂碎和苦苦菜。放学了,让孩子去小区门房取了回来。我望着带来的东西默默发呆,爱人安慰我说:“幸亏我们有亲兄弟姊妹,不然以后过节都没人理了。”突然就觉得,母亲一生辛劳,养育了我们,把我们抚养成人,现在她虽然离开了,但

是留下了我们,我们可以互相扶持,一路前行。

就想起了退休的老张,他是独生子女,那时候二孩政策刚放开,他力劝我生二胎,说他父亲去世时他觉得自己还有母亲,而母亲离世的时候,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在沙漠里行走,特别孤独无助。

窗外阳光明媚,鸟语花香,小区也有端午业主活动,热热闹闹。“一箪食,一瓢饮”,就是最寻常的日子。俗世繁华,诸多牵绊,当我们耗时费心,热切关注某某明星,某某大腕,某某大咖的时候,也许会忽略了那个给我们打电话,等我们回家开饭的人;也许会失去生活中最寻常,最珍贵的日子。

当时只道是寻常。今年端午,我们一家无处可去。那些寻常的日子,也将成为我们最美好的追忆。